

南朝山水与长城想像

王文进 ●

河南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书系

总主编 徐正简 孙少华



南朝山水与长城想像

王文进 著

丛书主编 徐正英 孙少华

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书系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朝山水与长城想像 / 王文进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 2
(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书系 / 徐正英, 孙少华主编)
ISBN 978-7-215-11350-3

I. ①南… II. ①王… III. ①山水诗-诗歌研究-中国-南朝时代 IV. ①I207.227.3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8952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65788065)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5

字数 294 千字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75.00 元

序：论想像

杨 牧

诗和其他所有创造一样，自始至终，取决于作者的想像力。在最简单的层次上观察，所谓想像力，就是一种通过类比以发现隐喻的方法，就近加以定位，或渲染以增益之，或深凿而发现更多的细节，因此与前后滋生的相关事类相接触，产生消长互补的作用。换言之想像除了能为你提供准确，慧黠，有感染与说服力的隐喻之外，还是一种强持不懈，且具统御与组织功能，一种盱衡大局的神机。所以到了能者执翰之际，它目标超然而明确，万无一失：

每当想像力赋未知之万物

以形体，诗人的笔辄转使它

获致状貌并为它风一般的空虚

指定专属的居住，给它一个名字。

As imagination bodies forth

The forms of things unknown, the poet's pen
Turns them to shapes and gives to airy nothing
A local habitation and a name.

惟有莎士比亚能够如此生动而周延地为那抽象的经过找到具体,划定程序,触及心理思维与实际操觚之间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暗示问题其实并不存在;把虚无化真实,加以定位,回归到文字结构的根本,则不但文法与修辞粲然生动,而且指涉严谨,充满创意,再无晦涩澳涩之虞。

所谓想像力,在这以前或也曾经被简化为制作隐喻的技巧,统摄于诗人推演情节动作的过程;或者在这之后,到了波特莱尔笔下,遂变成一种力道,可以分解天地万物,并屯聚其残余资料,加以整理,进而使用来创造新境界,发现新感觉。

我从前读英诗,对爱尔兰诗人叶慈的《航向拜占庭》印象特别深刻。此诗属稿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间,无论如何,六十二岁的诗人到那一年为止,从来不曾远行来到过东方世界的拜占庭(以后也未去过),但诗一开始就说他身处的地方“不成其为老者的国度”,原因不言可喻,但敷陈之余,又忽然将一切诉诸想像:

而因此我就漂洋遇海一路航行
来到神圣的都城拜占庭。

And therefore I have sailed the seas and come
To the holy city of Byzantium.

接着就深入拜占庭的古老文明，主观诠释其中奥义对他个人无穷的启示，提升为某种永恒的向往，戛然而止。果然，前此两年叶慈刚完成一本题为《心象》的异书，其中曾对拜占庭有过纯属想像的评估。宗教和美学融聚于日常生活起居，举目所见到处都是金银闪烁，沈稳坚实，磅礴而深邃的大建筑，精致持久的艺术品，这一切他都如数家珍：身穿彩衣的画匠和马赛克镶嵌工人，以及圣书经典的插图师们日以继夜，无私地对着眼前各自不同的设计图样在构思，聚精会神，为艺术，也为民族精神寄托巍峨至高的境界而工作。叶慈推测那令人神往的时代就是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大帝敕命重建圣索非教堂与关闭柏拉图学院之前的时代，当西元 535 年。“我想，假如我能有一个月时间到古代度假，”他说：“我愿意选择去住在拜占庭，”就是那时代的拜占庭，人类有史以来最辉煌、精致的时空交会点，一个最适合诗人居住的地方，宇宙间更无出其右者。这无疑就是叶慈，他的诗的想像。

西元 535 年。我于是就有了一个属于我们的想像，也是诗的想像。西元 535 年当梁武帝大同元年。假如叶慈知道更远的东方还有一个历数代持续构筑才完成的都城，金箔琉璃，秀栢藻井，甚至朝中君臣例多博学，出口成章，难道他不会考虑选择江南粉饰的建康去度假？诚然，永明以下，绝情绮语早经流为宫体，但其中细琐旖旎处犹不乏精微工艺之上品，正是叶慈晚年所耿耿于怀，流香铄金的美术，和文学。若是说这时代的建康都城已见腐败糜烂征兆，拜占庭何独不然？叶慈写《航向》后又若干年更写一诗，径题曰《拜占庭》，那里呈现出来的正是想像中的阴暗魅影，杂音诡异，一座血气贲激的名都。所以说东方更远这古城正足以印证他的想像，创造的原动力；这里长久听闻的是陆机，谢灵运，鲍照，谢朓，沈约和庾信的传承，如今抚触得到的是愈

发工整的徐陵一辈绮靡的“南朝”宫体,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读之便觉朔气扑面的“星旗映疏勒,云阵上祈连”以及“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之类似乎从不曾止息的一股落拓,肃杀的诗风。

我们推断,庾信写胡笳与羌笛是可以理解的,论者取其《哀江南》赋与传记互参,想像他“惊才盖代,身堕殊方”,诗歌自然流露激楚悲凉的音调,四顾苍茫,更增遒劲,所以咏怀诗于别泪恨心之外,必然呈现出塞北云,关山雪,以及“马有风尘气,人多关塞衣”一类的意象,亦触景生情之类,殆无可疑。然而以徐陵梁陈二代屡仕朝廷的身分,他层出不穷渲染北地行军的五言诗又显然别有根据,并不是平常人耳闻目睹的记录。何况,假定徐陵处南朝都城,竟刻意取材塞外,其动机想必非同寻常,其方法、效用,与影响也必然有可以让我们探究之处。要之,难道诗人创作之所指涉必非与他的亲身历练有关? 咏吉尔作史诗《厄尼亚本纪》,以他凯撒时代的体验设定时空倒退回到湮远的传说世界,乃托由英雄亡父在冥府下预言厄尼亚斯之后将代代相传,终于见证罗马升起,其光荣与伟壮历历如在眼前,无非诗人之见证,绝顶崇高的修辞。诚然,可是又过了多少世纪,当一心以咏吉尔为向导的但丁在他庞大的史诗中步履行过那完整,伟大的神学体系,由地狱而炼狱而不可逼视的天国乐园,沿途所见的人物和山川,虚实存灭无非想像,除了出现在终点的琵亚特丽切——但甚至曩昔人间早逝的琵亚特丽切也不是他认识的少女了,而是诗人鞭笞苦行,想像心灵创造的神似。

王文进教授从事中世纪文学研究多年,于南朝诗用力最深,年来持续以有关边塞诗的理论,时空思维、类型、诗风交融,以及对后代的影响等各层面之专著行世,引起学界广泛的讨论,其思考精微,举证缜密,结构完整,为识者所推崇,尤其他能以现代的治学方法,剑及履及,证明所谓边塞诗其实并不仅

只是唐人吸收“河朔辞意”之专擅，其实早在刘宋以下那许多深植宫商于江左的文人作品里已经昭然若揭，则我们若是说唐集到处挥之不去的蓟北、龙城、李广、楼兰之类其实乃袭自南朝诗也未尝不可。此次文进以新稿一本示我，让我看到他已渐次在学术中发展出一特别具有关涉及于时空结构和政治层次的主题，则山水与长城外更有余事可以值得我们探索，令人动容。然则颜延之或谢玄晖以下的诗人身处杏花烟雨中，为什么屡次越界追逐塞外的风云，试探这些题目？文进提到乐府古题无所不在的事实，我不免就想：或许自始至终，除了少数例外，这长远、可观的系列正是西方文学史所谓的“学业制作”，正如早年米尔顿以意大利文琢磨出来的十四行诗，学养术业的演练犹胜其余；然后我又想到早年读《上林赋》厌其侈丽宏衍至于烦琐，及回头再诵秦风《驺虞》，三章章四句，一出发，二射箭，三休息，何简易朗爽之极致，其余过程究竟必须诉诸想像，而司马相如之作，岂不就是汉人在大时代的开端，运用无穷的想像，写出他符合“现代”要求的大文章？

二〇〇八年二月 西雅图

前 言

—

历来南朝诗学的讨论,大都以“山水”“咏物”“宫体”“游仙”为主要架构的场域,却唯独遗漏“边塞”此一极为关键的体类。

其实就是文学时空论的共识,此一现象也算是合乎文学讨论的基本律则。一个远离中原地带弥漫着杏花烟雨的江南金陵,实在没有任何理由要和漠北瀚海、塞外风云产生关连。但是文学创造的奥秒也在此:文学的来龙去脉本就不是任何规律可以强加拘绊和定格的。南朝诗歌史的真正实况竟然是: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赫然出现一百多首极为成熟的“边塞诗”错杂在齐梁的华丽诗风之中。关于这些“边塞诗”的产生原因及其对历代诗歌发展的意义与相关问题,笔者已在《南朝边塞诗新论》一书中详予讨论,并且已获得学界的认同与回应。但是随着“边塞诗”的重返南朝诗学场域所必然引起的相关新议题,却才正是方兴未艾,耐人寻味。

二

首先必须厘清的是：“边塞诗”的重返南朝，对于南朝诗的研究而言，其实并不仅是量的增加，而更是质的改变。因为历来文学史的论述，总是将南朝诗风归类于绮丽柔美一格，至于遒劲刚健的诗风理应权属北朝。于是据此推论，唐诗之所以能蔚为大观，系由于融合北方刚健与南方柔丽两大派系而来。而今，种种资料却证明：不仅唐诗的“山水”“田园”“咏物”“闺怨”皆源自南朝，就连一向视为刚健一格的“边塞”，若也竟然成形于南朝，则所有文学史举凡涉及唐诗一环时，可能必须重新改写。而历来诸家对于南朝诗歌绮靡的责难，也必须更加审慎。最具关键性的是：文学史上“南北文学交融论”的议题可能再也无法如此视为理所当然了。《文学史中南北文学交流论的假性结构》就是为此而写。按理说，若以自刘师培以降，包括刘大杰、郑振铎、罗根泽、袁行霈、曹道衡以及日本汉学家小尾郊一诸位大师的学养而论，本不应对此问题毫无警觉，陈陈相因。但是为何此一误解竟会延续百年而积非成是？笔者的初步探究是：（一）文学史家陷入“经验主义”的执著。（二）近代中国通史中南北朝民族交融论的过度推演。（三）初唐史家南北朝文论长期的催眠与误导。这三项原因中前二者是近百年中国整体学界的思想主要潮流，置身其间本就易于陷入泥沼，而初唐史家的议论对后人又以“江左宫商发越”“河朔词义贞刚”的二分法不断进行长期催眠，以致智者千虑，遂有一迷。笔者长期持续关切此一议题，耗费不少笔墨，若能因此而让百年文学史中此一阶段的真实面貌得以重现，应该也可稍稍解释笔者自身的泥滞与执迷。

三

南朝“边塞诗”的议论一旦渗入唐代文学史的结构,是属于纵向的历时性问题,而“边塞诗”如何与“咏物诗”“宫体诗”“山水诗”相互界定内涵、甚至交错引发议论,则是横向的共时性问题。关于“边塞诗”与“闺怨诗”“宫体诗”缠绕于贵游文学中的错综关系,《南朝边塞诗新论》中已略加着墨,而“山水诗”和“边塞诗”相互并置时所新产生的交错结构层,则是笔者在“六朝学”中拟欲开拓的领域。

东晋渡江金陵,立都江南以来,一般士人在面对此一历史巨大的变迁,大都会呈现两种基本的“时空思维”。一种是执念于回师中原,虽然面对江南佳景,却时时不忘神州故国,一如“新亭对泣”的故事。另外一种则是惊叹于吴会江山,释怀于当前佳色,如《世说新语·言语篇》所云:“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根据笔者先前《南朝边塞诗新论》的论述体系,“边塞诗”持续出现在南朝诗歌之中,其社会与文化因素就是源于南朝士人对中原历史的悬念,于是通过对汉代伐胡征战的咏叹,借以抒发其对世运的慨叹。所以“边塞诗”是南朝士人对汉代盛世的历史图腾。“边塞诗”若一但在南朝社会文化思维中找到这样的定位,那么“山水诗”在此世运网脉之中,是否应该也有其相对应的坐标?笔者所提示的崭新论述是:南朝士人对江南山水“应接不暇”的惊叹,就是“山水诗”在南朝世运迤邐中的曲折心证。换句话说:过江诸人并非全数笼罩在历史的巨影之中,完全成为漠北记忆的俘虏。更多的诗人在接触到江南的土地之后,也能够逐渐沉恋在眼前的山水之中。“山水诗”的出现,如果以

历史世运的高度加以透视,其实在某一岩层上,代表着南朝诗人摆脱历史牵绊,纵身拥抱江南新故乡家园的具体象征。透过对“真山实水”的描绘,南朝诗人的心灵乃在此找到新的寄托与实践。

为了印证,“山水诗”有着诗人与其足之所履、心之所寄的崭新关系,遂有《谢灵运诗中“游览”与“行旅”之区分》及《南朝“山水诗”中“游览”与“行旅”之区分》两篇辅翼之作。“山水”在南朝诗人心中,是宇宙天地的代名词。但是“山水诗”在《昭明文选》的分类中却尚未具体成类,更应该注意的是:昭明太子以“行旅”和“游览”收录了许多历来被讨论吟咏的山水佳作,却无意中碰触到“山水诗”另外一层的意义。原来“山水诗”居然是南朝诗人在士宦朝野及山居隐逸轮替生涯之中,透过“游览”和“行旅”的具体行动,一一践履斯土斯境的足迹心印。在令人应接不暇的崇山峻岭、清潭激流之前,终于搁置悬而难解的历史纠结,率性而体切地融入江南新拓的山水文化体系之中。“山水”是静态的对象,南朝诗人必须有具体的“行动”才能贴近山水。“行旅”与“游览”则是南朝诗人贴近山水最有力的方式。至于南朝诗人为何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机遇,得以遍历江南斯山斯水?《州府双轨制对南朝文学的影响》其实就是尝试想要由另外一种角度探索“山水诗”大盛于南朝的原因。南朝的地方官制最大的特色在于州刺史权力的扩充。州刺史除了在州官系统之外,都兼领将军府。是以此僚佐不但有州僚佐的“别驾”“治中”“主簿”之外,还有将军府的“长史”“司马”“参军”等庞大的员额。最重要的是府僚佐的从员系随府主调迁而行遍江南诸镇。这是南朝诗人得以在仕宦生涯中足履各处山水名迹的原因。有关魏晋南北朝制度的问题,早有史学大师严耕望先生的皇皇巨著在前,笔者只是移花接木地将此成果融入文学社会学的运作之中,未敢居美。是篇之作的写作年代反而是较早的,一九九〇年发表于古

典文学会议,系改写自笔者博士论文《荆雍地带与南朝诗歌关系之研究》中的一个章节。现在看来,虽然略觉生涩,但是未料到却是触发尔后灵感,并成为建构笔者南朝诗歌体系中的基石之一。

四

既然借由“边塞诗”碰触到南朝诗人如何纠结在天汉声威与中原历史记忆的议题,理所当然地也会关注到北朝士人如何看待南方政权文化的论辩。《北魏文士对南朝文化的两种态度》其实是前阶段研究的必然发展。《洛阳伽蓝记》与《水经注》向来被学者相提并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云:“其文浓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酈道元《水经注》肩随。”但是这些关注大都只及于文辞章句的品鉴赏爱。而今将其置于笔者长期思考的南北朝文化探究的网脉中,赫然可以发现在两者的对衬映照之下,果真呈现出崭新的意涵。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居然微妙地成为强烈捍卫中原正统文化的激情主义者;《水经注》的酈道元反而在从容不迫的山水叙述中,一方面对北朝自身展现出坚定的自信,一方面却又对南朝政权与文化流露出向往与宽容。能够将北朝两大巨著置于长期构筑的思考网脉中详加品读,的确有着柳暗花明的愉悦。尤其忆及二十几年前在台大跟随林文月老师研治杨衒之此书时的情景,别有时光倒流的迷濛之感。最快意的是,当时一起在课堂中慷慨陈词妙语如珠的同窗好友们,现在大都已在各著名大学任教,而《洛阳伽蓝记》一书的学脉也就在那间文学院东侧的“午后书坊”,传播出去。

《三分归晋前后的文化宣言——从左思《三都赋》谈南北文化之争》,则是笔者近年在东华大学开设“三国学”课程的投石问路之作。历来言及左思此

赋者,大都震慑于其“洛阳纸贵”的热闹传说,倒是忽略了是篇无意中流露出过度自满的北方意识,其贬抑江南政权文化的口吻,果然强烈地感染了北魏时期的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指斥南朝“蛙龟共穴、人马同群”“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的语汇措辞,几乎全然袭自《三都赋》。本文力求避免以己意强诸古人,造成学术出轨,无意对左思有任何褒贬,只客观就文献的层面指出,《三都赋》极可能无意中踩到南北文化争执的地雷,也无意中成了南北文化争执的典范文献。

《魏晋时期巴蜀文化确立的三部曲》除了承续对《三都赋》的讨论外,拟进一步探究,《三国志》与《华阳国志》二书对南朝士人故国家园的历史叙述。陈寿系由蜀入仕方欲统一的西晋,而常璩则由蜀入仕再度分裂的东晋,前者由北方南望故国,后者反而由南方北顾家园,二人分别在不同的历史坐标中,力图保存发扬巴蜀天府光辉。《三国志》历来颇受误解,论者动辄责其尊魏而抑蜀。其实蜀汉百年历史若非陈寿史笔,今恐烟飞矣!常璩气魄更大,非但将巴蜀之史上溯商周远古,其评论巴蜀之开拓原委,更能恢宏大度,不自陷于西南一隅,欣然接纳北方中原之助力,进而融铸出博厚雍容之巴蜀天府文化,令人浩叹!在当时南北两朝“胡虏”“岛夷”互诬乱世之际,何西南乃出此大哲焉!

五

纵使讨论“陶谢”的著作几乎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加以形容,但是身为六朝文学工作者似乎无法绕此圣殿而不入。何况本书既有“南朝山水”之名,岂能越陶谢而妄议山水?因此《陶谢并称对其文学范型流传之影响》之写就,原本

是有些“形势逼人”的不得不尔。没想到一着笔之后，却如着魔般不可自休。遂又有《论李白诗中“谢灵运”“谢朓”与“陶渊明”的排列次序》一文，原因是将陶谢并称的问题放在中国文学史的并称传统加以考察，俨然又有渔人缘溪忘路之远近的奇遇。

中国文学史向来有一种以诗人对举并称的传统。如“陶谢”“李杜”“韩柳”“元白”“苏辛”“柳周”等。这些对举的形成背后各有其不同的原因。有因风格才气相埒者如李杜，有因风格相容而呼应者如苏辛，又有因风格迥异而对比者如柳周。最重要的是，这些诗人因为并称而在文学史上流传之后，也渐渐失去其原来各自存在的面貌，造成后代阅读者在美学接受时的干扰与错觉。而其中情况最复杂的莫过于“陶谢”。

“陶谢”并称之后，其实谢灵运反而逐次沦为陪衬的受害者。因为“并称”之后，在流传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对比性的议题，于是陶渊明成了断然拂衣的高士，而谢灵运则游移于朝廷：陶潜忠于司马晋而谢客成为刘宋新贵；陶诗自然浑厚而谢诗绳削精工。凡美事皆全数归陶，谢灵运反而成了巨人的背影。这是中国诗人并称在美学接受史上易出出现的重大干扰与错觉，也是“陶谢诗”学一定要重新整理清除的“文学史包袱”。

所以会对“陶谢”如此痴迷，其实也不完全是出于对六朝文学责任感。深究之：真正的动力反而是来自于“杜甫”的渲染。三十几年前读大学时，汪中老师远自台北师大到淡江授课。老师左手斜握黑檀烟斗，右手轻摇江兆申亲绘竹扇，在淡江有名的“宫灯教室”讲桌旁倚窗翩然巍然，以其铿锵有力的安徽口音，启我辈以“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是乃杜公《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之名句尔！斯时也，夫子华仪我稚幼，而淡水江山正清澈宜人。斯句斯景是以终身回荡，终而萦怀成谜。究竟“陶谢”因何并称，并称之

后谁复是谁？当年年少诗怀逐渐沉淀成学术漩涡，而今豁然开解。果若时光真能倒流，真想以此文呈缴老师，作为诗选课的学期报告。

六

杨牧先生的大序《论想像》以其巨斧运风的凝肃，悄悄将南朝建康城与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铁锁相连。果真“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烽烟接素秋”的杜工部手笔耶！有了杨牧先生的墨宝，此书将来想必更能经得起时间的磨洗。请君试看：唐人诸作，若得李杜为之书序者，即或因年岁久远而散佚，今人岂可不为其钩沉辑佚乎？论文的推演本就坚硬难读，犹若苦涩的咖啡，《论想像》一文正是那如雪花般回舞的奶油。苦涩的咖啡遂乃有了诱人浓烈的香味。

七

每一本书付梓之际，作者似乎都有机会可以借题辞献给心中敬爱的人，那么这本书，笔者要献给仙逝已久的叶庆炳老师。老师不但是笔者硕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并在老师的引荐下，得以蒙获名重海内外的林文月老师指导博士论文。老师不仅是台大众人仰望的良师，更是中文学界的典范。最近偶或回台大口考论文时，在长廊上最易想起老师当年那盏到夜深时仍熊熊炙热的研究室灯火，那真是永不熄歇的学术明灯。吾辈诸友长期以来，大都能恪守教学研究的岗位，未敢松懈，应该是得自老师的仪教。